

# 和孩子一起,看星星,看月亮

一年一度的“六一”儿童节即将来临,近年来,随着诸多竞争性事物的存在,儿童的乐趣天性似乎遭受冲击。与此同时,儿童身上的纯粹与天真,对成年人有着重要的“教育意义”,尤其是很多写作者,在有了孩子之后,创作会出现改变甚至剧变。栏目主持人李黎与作家、诗人刘汀,就这一问题展开交流。

对  
话

1

李黎:特别喜欢《暖暖》这本书,除了我自己也有个经常语出惊人的女儿,以及内容本身的纯粹和乐趣之外,更主要是出于两点,一是它只是一份关于成长构成的日常记录,其中没有特别沉重的东西,没有生离死别、悲怆沉痛,至少字面上没有,更多的是日常生活,也就是大多数人的状态。二是作为家长,没有摆出一副舍我其谁的架势向子女灌输什么价值观或者理念,刘兄你所说的更多只是记录整理,有种让女儿自然生长、尽情发挥的良好心态,这一点则是很多家长难以做到的,除了极个别向子女灌输一些极端价值观并且辅以为行为的家长外,更多的家长还是倾向于说教和管制,“不行”“不能”等等是最为常见的日常词汇,这本书透露出的是刘兄对女儿一种全方位的鼓励却又努力不加干涉。你写作这本书的初衷是什么?还有个问题就是,目前暖暖还小,等到了小学、中学时,你自觉还能不能保持这样的宽容心态?

刘汀:谢谢你关注到这本三年前的书。其实说到写这本小书的初衷,很简单,只是一个父亲对女儿一些成长经历的记录,后来整理成了一本书,还有幸出版了,如此而已。出书后我曾提到过,之所以有此记录,并非是为了或者并非单纯是为了女儿,更多的是为我自己。书中所写的,当然主要是孩子成长过程中比较有趣的片段,读者所看到的也只是这一面,但事实上养育儿女所要面对的情况比这复杂得多。我很担心因此被看成是一个好家长,因为我深知自己的局限,在生活里,我也会跟孩子说“不行”“不能”这类话。当然,我本质上并不反对家长对孩子的管教,因为一个孩子的社会化不可能独立完成,你可以让她自己去探索一些事物的边界,但是孩子也会遵循古老的利己原则,总是倾向于做对自己有利的选择,这种时候就需要家长“斗智斗勇”,教育教育,教育同样重要。事实上,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会越来越发现人在大部分时间恰恰都需要一定的“自律”,而自律最初只能通过他律来形成。你总结的我在这本书里的心态,的确主要是孩子上学之前的,到了小学阶段,很多事情都不同了,孩子和父母之间的主要矛盾,已经由“你快不快乐开不开心”逐渐转变为“你学不学习专不专注”上了。

李黎:有了孩子之后,不能说对工作有多么大的影响,当然可以笼统地说,让我们更努力工作。当作为一个半职业写作的人,女儿的出生对你写作的影响,尤其是情感与认知层面会不会很大?

刘汀:必须承认,女儿的出生改变了我的个人轨迹,我在出那本小书的时候,本来还想附上一个小附录,就叫《女儿改变的100件事》,只是后来没写完,放在那里了。她的存在帮助我确定了后半生的生活道路的走法,我需要由此放弃许多可能性。她丰富了我的感知方式,我对世界的责任感,我对生活的宽容度和耐心,这些最终会反映在我的写作里。但是,我并不觉得她的出现会改变我的写作,因为文学本身不应该那么脆弱。写作中的

根本性东西,仍然是那个最初让我激动的东西,它会被强化,但不会变化。

2

李黎:孩子的成长真正让人感受到“光阴似箭”,我家小李小时候买过很多绘本,突然之间就不能再看了,整理了一大批给朋友后,她还是留下了自己喜欢的几十本,在某天打了一个包送到外婆家。看着她给旧书打包,我冒出“童年被打包送走”的感觉。刘兄你平日里有觉得和女儿在一起的时光太过短暂?有没有时光停止的希望?

刘汀:肯定有过这样的瞬间,尤其是翻看几年前的照片或视频,你会在孩子身上更明显地看见时光的痕迹,这些痕迹也反映在我们自己身上。但是我并不希望时光停下来,因为我始终对正在经历的时时刻刻心怀喜悦,也对即将抵达的未来充满期待。我的意思是说,我很少为已经过去的事物过多感慨,如果有,也只是在文字中,它们只能作为书写的一部分而不是生活的一部分存在。原因在于,如果它们是值得且珍贵的,那我们经历过并且留下痕迹,这已经是足够美好的事情,没必要非得祈求永恒,这本身也是虚妄的。相反,我更愿意尽可能全身心地体验现在的每一刻相处,我甚至喜欢在重复性的行为中去复制这些时刻。比如,我女儿现在上小学了,我很喜欢去接她放学,在路上跟她聊聊彼此一天的生活。每一次,她取得了成绩,得到老师的赞扬,或者自己遇到了什么有趣的事,总是第一时间趴在你耳朵边分享。她会把你大声在公众场合说出来的话都当作悄悄话说给你听,仿佛只有你们两个人才知晓的天大的秘密,你分享她的喜悦和甜蜜,也分享她的烦恼和忧愁,这是无比美妙的感觉。所以说,如果能够每天都被应许获得这样的时刻,又何须去在意逝去?生命是一次性的,我们和孩子的相伴也是一次性的,但这一次性中,那些作为日常生活的凡俗细节,却是可以千百次重复的。重复即意义。我们可以借助这样的重复,让一次性的生命叠加上更为深厚的分量。

李黎:除了《暖暖》这本书之外,你还写过很多关于女儿的诗歌,但诗歌作为一种相对抽象和超脱文本,是不是不足以成为关于女儿成长的记录,尤其是细节和她的言谈?关于子女的写作,在实录、诗歌、散文甚至小说这三种文体之间,你是什么样的考虑?

刘汀:和女儿有关的诗歌,从本质上,是她或者跟她有关的事所引发的思考和灵感。我并未想过用诗歌去记录她的成长,只是她的成长催发了这些诗歌的诞生。这可能得益于两点,一个是孩子有自己的逻辑,我们经常从他们的逻辑中发现成人习焉不察、视而不见的东西,比如说星空和月亮。我不知道有多少城里人能记起自己上一次认认真真看星空和月亮是什么时候,我自己是模糊的。但是有了女儿之后,她经常会指着天空说:爸爸,看星星!看月亮。这个时候,我跟她一起仰望苍穹,我找到了第一次看星空的纯粹和激动。第二,我们生活在人群之中,身边人潮汹涌,但你真正关心和关注的,说到

底没有几个,孩子肯定是其中最重要的之一,我们总是能在自己付出足够多情感和思考的地方发现灵感。

说到这几种文体,其实只有在具体文本中才能做出区分。我写过跟女儿有关的诗,一些散文里也写到过她的故事,去年在家封闭的那段时间,还写了一部长篇儿童小说《落日与少女》。但是写儿童小说完全是一个无法拒绝的邀约,并不是专门要写给她的。个人比较起来,在这个阶段我更看重诗歌一些,因为它可以灵活、即时地帮我处理突如其来的感受,像是在花园散步,一只美丽的蝴蝶落在你手上。散文可能是栽种了一棵黄瓜,一整个春夏的劳作,只为了收获翠绿的黄瓜,和黄瓜上的小黄花。小说或许能类比成一小片菜园子,你得品种丰富,付出足够多的经历和汗水,还要有合理的搭配。这么比较而言,当然是等着蝴蝶飞落更随意,也容易出现惊喜。

3

李黎:眼下视频已经极其发达。而就我个人的经验而言,视频确实算是最容易引起回忆以及相关感受,每次我看到数年前特别是女儿三岁之前的视频时,总有种遗憾,就是为什么没有把她的每一天都拍下来——当然这是一种转瞬即逝的极端情绪,假设我把女儿的每一刻都拍下来,那么我就要用相同的时间去观看,否则没有意义,成了一种悖论。所以关于任何个人或事的视频,只能是碎片的、浓缩的。刘兄有没有大量拍摄女儿的视频?

刘汀:拍了一些,但不算多,照片稍微多一点。我理解你提到的那种心情,应该绝大多数父母都有过。如果不考虑实际操作问题,我们假设有一部可以跟着孩子一起移动的摄像机,它能拍下孩子的一切——这其实是一个恐怖事件。我第一时间想起一部电影《楚门秀》,在这样无所不在、无时不在的镜头下,孩子如同楚门,被景观化了,他成了那个不知不觉的表演者,而周围的世界则会被道具化。当然这只是个极端假设,我做这个假设的意思是,父母想了解孩子一切的心态在根本上可能还是一种控制欲望。这一点,我们可以拿文学来讨论:如果有一人,事无巨细地写下我们这个时代的一切,一定不会是好的文学。相反,我们所知的伟大的作品,总是用概述或切片去表现时代的一个部分,但我们却能从这一部分中感受到过去的历史和情感。说到底,人是感受和观念的动物,我们并不需要全面的体验,而是通过感受和观念就构造这个世界。

如同人们谈论摄影时说的,照片才是有意义的瞬间,正因为是瞬间才是有意义的,永恒从来都不是意义,永恒是反意义的。我们在任何时候所宣称永恒的事物,都是因为我们知道它并不永恒,对终将逝去的各种遮蔽行为,赋予了文学和艺术合法性。

李黎:你的想法非常清醒和豁达,对“一去不返”有着特别坦然的理解。回到“童年”这个概念,它是一个很迟才出现的概念,但似乎好景不长,最近十来年铺天盖地的以



李黎

1980年生于南京郊县,2001年毕业于南京师范大学,现供职于出版社。出版小说集《拆迁人》《水游群星闪耀时》。

VS



刘汀

青年作家,主要写小说,也写诗,写散文,写剧本。出版有长篇小说《布克村信札》,散文集《浮生》《老家》《暖暖》,小说集《中国奇谭》《人生最焦虑的就是吃些什么》,诗集《我为这人间操碎了心》等。曾获《十月》文学奖、陈子昂诗歌奖、《草原》文学奖、丁玲文学奖等多种。

教育为幌子的商业行径几乎让童年这个概念在子女这一辈身上逐渐消失,成长的每个环节都被高度关注,人为制造出的焦虑也无处不在,这一切都影响到家长的言行,甚至影响到家长的判断以及对子女的期许。刘兄你身在北京,有没有类似感受?你期待女儿成为什么样的人?

刘汀:当然,环球同此凉热。就像这两年火得不行了的“内卷”这个词,主要也是针对人们对孩子的超前教育而言的。这其实还是一个社会心理学问题,而不是单纯的社会问题。我以前常常跟朋友开玩笑,说人的一生要经历三个心理关口:第一个心理关口是,当你长到一定年纪,不得不接受自己的父母是个普通人,完全没有与众不同的地方,只是平头百姓。第二个心理关口则是,随着你读书、工作,人到中年,不得不接受自己也是个普通人,并不是那些一夜成名或成功的天才,然后安心于自己的中等生活。第三个心理关口则是,你不得不接受自己的孩子也只是个普通人,不是智商超高或者有某种惊人天赋的孩子。最后一关最难过,因为你会把对父母的期待、对自己的幻想部分地转移到孩子身上,更何况你周围的家长和媒体还在制造焦虑。这个心理关口,是对父母的真正考验。

说到对孩子的期待,我们可以说得很虚,也可以说得很实。所有的父母都望子成龙,望女成凤,但是我们可能首先需要解决的问题是,你对自己的孩子究竟有多少认知,只有在合理的认知基础上,我们的期待才有可能恰当。很惭愧,我现在也不敢说自己对女儿的认知是合理且准确的,我当然期待她优秀、出类拔萃,但是如果这个优秀和出类拔萃,要付出失去快乐、独立甚至健康的代价的话,那我就宁可她只是平常人。所以,我最希望她拥有的能力,就是能让自己快乐的能力,一个人能让自己快乐,其他的就没那么重要了。

4

李黎:有哪些写子女,或者子女回忆父母的作品让你印象深刻?

刘汀:这类书还真没专门去读过。如果不去网上查,我脑海里能想起来的是杨绛先生的《我们仨》,写她和钱钟书还有女儿钱媛的。

李黎:看来这样的书,尤其著名的书还是很少很少,或许也小小印证了家长与子女之间关系的庞杂和变动、难以言表。那么,你对与女儿之间的关系,最终的定义是什么?围绕她的书写还有什么样的计划?

刘汀:这个问题太难回答了,父亲与女儿之间的关系,可能在不同阶段是不一样的吧,我和女儿的相处现在就只有七年,此后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有无数的事要一起经历。另外,我可能也无权去下定义,因为对于这个问题,她同样有百分之五十的决策权和回答权。围绕她没什么明确的写作计划,如果可能,或许会在若干年后攒够一本和她有关的诗集。